



“再等等，一切都会好的”

暂时安静的南伞口岸，正在蓄力迎接一个热闹的明天

文/片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夏侯凤超
于悦 李梦瑶 11月11日发自云南南伞

口岸边的人少了

坐在旅馆大厅的沙发上，王忠缓缓抽了一口当地的水烟，他难得有这样悠闲的时候。

43岁的王忠是一名货车司机，如果不是因为缅北战事，这时候他应该在中缅之间跑着大车。战争让运货的必经之地南伞口岸暂停，以此谋生的王忠也一下子断了工作。平时鲜少有这样能好好歇歇的时候，王忠干脆待在平时住惯了的旅馆里。旅馆是他的亲戚开的，王忠一边帮着老板看店，一边等待南伞口岸重新回到从前。

南伞口岸在镇康县南伞镇，和其他口岸城市比起来，南伞实在是一个不太显眼的小镇。

南伞只有三条公交线：1号线、2号线、3号线。司机师傅说，2号线绕城一圈，四十多分钟就够了。这儿的公交也有些特殊，“敞篷”式的公交如同景区的观光车，如果不是上面写着“二元”，来这里的游客怕是对一趟趟的“观光车”也一头雾水。

公交车没有站牌，伸手即停，如果见有人张望，司机师傅还会吆喝一声，上车吗？“这里人少，只要安全，就能停车。”师傅说。车一共四排，每排加上司机挤一挤能坐三个人，可每一辆经过的车上，人都寥寥，空车居多。

不仅是公交车，整个南伞的人也少了。

依靠着南伞口岸的天然优势，在南伞几乎能看到各种产业：家具、汽修、百货、住宿等等。“缅甸许多东西都要从中国运过去，他们自己没法生产，所以在这儿干啥生意都行。”一位当地人说。因此，南伞挂着牌子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格外多。

但是最近，这些贸易公司都大门紧锁。“我们是搞运输的，这段时间口岸停了，运输也就停了。”张房经营着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，说是公司，其实门店就是仓库，运输的货物在此中转。“平时都是开着门的，现在这边没生意，我们就回老家了。”

来这儿做生意的，几乎都是外地人。靠口岸吃饭的他们，比任何人都关注这儿一丝一缕的变化。

盼着口岸重新开放

尽管只有50分钟的车程，王忠还是没有回家。

王忠家在镇康县勐捧镇，距离南伞口岸40多公里。从10月底缅甸战事开始到现在，他已经十多天没有跑车了。“回去也不能干什么，不如在这儿等着口岸开放。”

兰陵长城辣椒酱

辣味清新
蒜香浓郁
醇香无油

250g*2罐
¥25.8
原价¥34.8

qilu
齐鲁农耕



缅北战火，让边境线上一座小镇的生计受到些许“冲击”。在云南南伞，一些靠口岸吃饭的行当有些措手不及，但在这暂时的安静中，小镇正在蓄力迎接一个热闹的明天。

缅北战火，让边境线上一座小镇的生计受到些许“冲击”。

在云南南伞，一些靠口岸吃饭的行当有些措手不及，但在这暂时的安静中，小镇正在蓄力迎接一个热闹的明天。

缅北战火，让边境线上一座小镇的生计受到些许“冲击”。

在云南南伞，一些靠口岸吃饭的行当有些措手不及，但在这暂时的安静中，小镇正在蓄力迎接一个热闹的明天。



▲因为南伞口岸暂停开放，南伞街上的行人也少了。

◀这是离南伞口岸最近的一家饭店，现在吃饭的人并不多。

从装货的临沧市永德县到送货的缅甸果敢，这条路，王忠跑了二十多年。缅甸许多货物依赖进口，装满百货、蔬菜等物品的货车，此前是南伞口岸的常客。王忠运输的是建材。50吨一车的建材，需要经历100多公里的路程抵达南伞口岸，再从这里行驶十几公里到达缅甸果敢。这一趟下来，少说一天，多则两三天。所以，时间长点的时候，南伞口岸边的小旅馆就是他落脚的地方。

像王忠一样的货车司机干惯了吃苦力的活儿，深知挣钱不容易，花钱总是舍不得，他住的旅馆普通标间一晚上只需要70块钱，因为是熟人，还能更便宜。小旅馆离南伞口岸只有二三十米，平时的生意主要依靠货车司机，现在司机走了，旅馆也空了。

“以前门口停的都是货车。”王忠说，南伞口岸是运货的重要通道，来往中缅的货车司机有上百人，“但现在口岸停了，门口都空了。”王忠认识的不少司机都干脆回了老家，缅北的形势不定，谁都不知道

什么时候才能再开工。

王忠也着急，家里还有妻子和孩子，一家子的吃饭都靠他养活。如果是平时，一车建材一趟能挣一两千块钱，但现在他没法开车。“不过也没什么。”王忠说，再等等，一切都会好的。

接受着考验的生计

不只是王忠所在的小旅馆，南伞口岸正对着的国门路、公主路，大大小小的酒店、宾馆有十几家。每晚的住宿价格从五六十元到三四百元不等。随着缅北战事又起，他们的生计也在接受着考验。

早上8点40分，季红打开了旅馆大门，这家旅馆距离南伞口岸不到百米，却一早大门紧闭。开门后，季红百无聊赖地坐在前台的椅子上，稍显昏暗的室内没有开灯，屋里安安静静的，整个旅馆只有她一个人。“现在没人入住，都是空房间，昨晚

记者手记

谁都不想有战争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夏侯凤超
于悦 李梦瑶 11月11日发自云南南伞

11日清晨，从缅甸果敢传来的炮声愈加密集了，最严重的一次炮声持续了有半分钟，酒店的窗户都在发颤。

往前一步就是国门，南伞离战事太近了。每天只要有空，我们都会在酒店的窗户边向外看看，远处是连绵的山峦，旁边就是国门，国门对面就是缅甸。

如果把手机摄像头拉大，我们甚至能清楚地看到缅甸的店铺——酒店、旅馆，还有图文并茂的广告牌，紧挨着的楼上，还有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

我们也没想到，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了一个国家。

就把门关了。”季红说。她的旅馆每间住宿价格80元，听上去很便宜，但最近几乎没有客人。

王忠替亲戚照看的旅馆也是一样，这里离口岸更近，但20多间房有十多间是空的。

相比王忠和季红，高爽所在的宾馆情况要好一些，虽然离口岸有800多米，她的宾馆10日晚已接近满房。“我们这里的标间每晚价格120元，住客基本上是做生意的，比如在对面的缅甸做生意的中国人，因为缅北战事回到这边，就住在这里，等着战事结束再回去。”

高爽说，目前南伞这些宾馆的住客中，也有刚从缅甸果敢老街回来的人，还有在口岸边等着接他们的亲属，“他们最多只是住个一两天就走了。”

“现在是特殊情况，因为缅甸那边的战事，口岸没开放，要是开放的话人会多一些，我们的价格可能还要高，每晚能到150元。”高爽说。

“战事早晚会结束的”

在南伞口岸临时管制线斜对面，胡娇在饭馆的厨房里忙着给客人炒菜，这也是目前离南伞口岸最近的一家饭店。店面不大，屋里只摆了三张六人位的桌子。正值中午，五六个客人正在吃着午饭。

菜单上，有青椒炒肉、西红柿炒蛋等十多个家常菜，店里只有两名工作人员，胡娇既是厨师，又是服务员，不停地炒菜、端菜、收钱，还要打扫卫生，不过客人不多，她还能应付。“有时一天都没有客人，也没有办法。”胡娇说，这是她姐姐的店，开了有二十多年了。“以前不是这样，生意好的时候，门口的人都排着队等着进来吃饭。现在平均每天营业额500多元吧，还要付房租等，也就能保障一家人的日常开支。”

饭馆外，胡娇还摆了一张桌子、几个塑料凳，时不时有过往的路人和刚从缅甸入境的人员过来歇脚。路两边，出租车排成两行，司机们也搬了板凳坐在一起，等着随时接刚从缅甸入境的中国人。

缅北没有战事的时候，胡娇家的饭馆里有很多货车司机来吃饭，现在这部分顾客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出租车司机。虽然客人少了，但胡娇和家人还算乐观，“战事早晚会结束，等缅甸那边结束战争，不管是从外地来的人，还是从缅甸过来的人，自然就会变多，生意总会越来越好。”

边境线旁的生计，因为边境线外的战火而受到影响。而小镇上的许多人却把这当作一场“过渡”。“我们这里是边境城市，机会多，发展快，想来投资做生意的人有很多。”高爽说，“现在只是暂时的，等口岸一开，这里就会非常繁荣。”

(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)

南伞的很多人比我们要了解得多。在口岸关闭之前，他们都是凭借着一张通行证穿梭两国。“有时候上去，中午吃个饭，下午就回来了。”

当然，他们也在南伞经常看到来此游玩或者贸易的缅甸人。“那时候，街上的人才叫多呢！”一名出租车司机说，南伞最繁华的地方是一条步行街，以前街上有很多缅甸人来玩，或者国内来做贸易的，但是现在“基本都是本地人了”。

谁都不想有战争，哪怕是发生在邻国，也都是大家不愿看到的。在距离战事这么近的地方，我们的感受更加深刻。

但是我们相信，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，南伞这座边境小镇又会重新热闹起来。